

卷之四

茗溪集卷第四十八

墓碑

宋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永興軍路馬步
軍副都總管特贈左武大夫光州防禦使
累贈太師魏國公楊公墓碑

楊氏出姬姓晉大夫羊舌氏至叔向食邑于楊其子
食我以邑為氏食我黨于祈盈得罪于晉子孫或逃
居華陰山谷中戰國時有名章者出焉實始為華陰
人族望至漢乃大魏晉隋唐冠冕蟬聯代不乏人在
唐為尤盛其仕於朝者居第列于三坊曰靖恭曰修

行曰新昌子孫分為四院曰閩西曰蜀中曰淮南曰
浙中今散居麟府鴈門等郡者皆閩西院子孫也在
江南閩越者皆浙中院子孫也名卿才大夫將臣相
臣以勲德著見于史名字不可疏舉公諱宗閔字景
賢代州崞縣人也曾大夫信以儒學稱于鄉值五季
亂晦迹不仕大父日新明經上第仕至承奉郎賜五
品服父仲臣舉明法科仕至宣德郎贈中大夫累贈
太師代國公少尚氣節嘗語人曰丈夫處世要以
功名自見不能為章句儒豐鬣長身以絕倫科試藝
殿庭與衛士較騎射皆莫及

神宗皇帝備之特授三班借職調鴈門縣巡教保甲
並習孫吳兵法星宿孤虛之書且喜閱史熟古今方
略尋監通遠軍茶場改授監通遠軍鎮公事用薦陞
湟川管界巡檢嘗會獵野食公兵不滿百夏人騎千
餘奄至公連射三騎皆仆賊沮却乘勝擊之斬獲甚
衆解圍湟部以多受賞崇寧初

朝廷復以湟賜青唐羌改授岢嵐軍兵馬都監再錄
前功進秩三等任滿徙濱州管界泇河海水陸巡檢
再調慶州兵馬都監改知環州興平城未幾擢為河
東第四副將駐汾州公請易極邊自効移涇原第七

將就遷河東第三副將駐烏龍寨夏人叛盟寇麟府
御筆特遷第三將護大和神堂惠寧銀城等寨及靜
塞城宣和初夏人寇西邊有旨麟府路軍馬党萬知
府州事折可求為之牽制率步騎三萬自右廂軍道
入寨二百餘里無所遇二帥結營自固獨命公以萬
騎深入又百餘里見空寨二公曰是不可復進會大
風塵沙蔽野公意賊且至退據福慶川二澗以待之
賊騎二萬餘將涉澗薄我公乘其半渡鳴鼓鏖戰斬
首千餘級比還二帥夜出勞公請自左廂監軍道
以歸地雖迺無掩伏之虞既歸聞賊帥李遇昌果以

鐵騎數萬扼故道奏功第一進秩二等虜復謀大入
朝廷知之詔鄜延路副總管劉延慶為都統制擣其
腹心以麟府路軍馬來承慶為河東路統制折可求
副之延慶深入失道歟于叢薄沮洳之間賊盡得其
幟立之公時為統領殿後距二里餘疑不進遣騎往
覘果賊也仗旗誓師以短兵力戰曰吾為尔先縱馬
趨堆阜陷於橫淖賊十餘騎呼而下公躍馬馳上手
殺數人士卒爭奮大破之斬首千餘獲牛畜十餘萬
計其後李遇昌又以兵二十萬出一道將圍府州且
畫略河西諸城公諜知之曰虜畜死矣乃以橐駝二

千運粮于寒冷骨堆駐兵以待曰虜必出此既而果
來公命他將守之獨提輕騎一萬由石州監軍路政
夏州且入靈武境遇昌日夜馳二百里奔救其國公
設伏橫擊之斬獲不可計後二歲戎主命遇昌以數
萬騎再入寇且大言曰可持四鐵環昇神堂寨來公
預知之託遠游獵伐木盡塞其所當出之路終通單
騎賊果大至魚貫度隘公乘其未定擊之四戰四克
一日神堂寨報賊至公不介而出寨人呼噪曰將使
先擊賊矣踰城越塹從公者萬餘賊遁去或問之公
曰寇已薄城待擐甲整軍而出且掠而去後當復來

彼猝至兵必不多是可擊而走也聞者歎服

朝廷以極邊不可無公就陞太原府路兵馬都監歷
三任不徙其後議興燕山之役以公統領麟路軍馬
駐兵武州之徧頭獨運獨運者契丹梟將小護虜之
故居也護虜極力以爭屢矣後復以契丹騎八千步
二萬擾釜竈山以書約戰公遣二部將以兵當之二
將敗還公知其堅命芟柴以進揚塵亘天以勁平由
山背蟻登直下護虜驚逸潰亂公夾擊斬首甚衆護
虜奔于西戎招集散亡西北雜胡羗後二年以衆三
萬復至圖報釜竈之役公再命部將往擊戒曰賊少

則擊多則避公登樓望之謂其下曰吾料賊且置獨
運直出場斡川趨西寨已設伏待之語未平塵埃全
起場斡川賊果悉眾趨西寨伏兵迅發賊首尾斷絕
追擊三十餘里斬首二千級可求以公數勝護虜西
北千里貼然奏乞不次賞之未報

淵聖皇帝登極特加貴州刺史徙知豐州未赴移知
麟州時金人破代園太原

朝廷命折可求節制麟府路軍馬往救公告可求曰
朝廷命公解圍顧安出耳今由汾陽進以步兵當突
騎不見其利願節制建上將之旗鼓行而東聲言救

晉假我精騎二萬攻其必救之所則太原之圍自解
論祕不傳可求雖心善之卒不能用以至失律僅以
身免可求以便宜陞公為前軍統制軍馬河東路兵
馬鈐轄靖康初載西戎乘間攻取諸城無援而降者
半長子震時知麟州建寧寨虜攻其城公聞之曰吾
子忠勁類我必不免已而果然是冬

朝廷遣聶山再割三鎮金人以麟府豐咄西夏可求
命公之保德計議尋棄城由河西入晉寧公至保德
傳舍悟可求給已亟走晉寧四日不失食既至誚責
可求且勸合勤王可永以公為河東路統制軍馬中

道為廊延徑略使張深所止令保境上駐軍高頭平
為廊延中路統制軍馬

今上即位南京除京兆府路軍馬鈐轄尋陞兵馬副
總管公始至與徑略使唐重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
我有鉅此纔一水而本路兵弱宜急繕城塹為守禦
計以待外援捨此無策重以秦民驕不欲擾之公退
語所親曰事危矣建炎元年冬十二月金人大軍乘
冰渡河西騎數萬趨永興永興無備或勸公去曰吾
結髮從戎蒙國厚恩行年六十有七惟有死耳他非
所知明年正月十日城陷公血戰而死公自三班借

職以年勞賞功及

徽宗皇帝登極八賢赦恩等前後官至武功大夫以
死節聞特贈左武大夫光州防禦使官其孫三人以
孫存中貴累贈太師魏國公母宜人檀氏雍氏俱贈
秦國夫人娶賈氏繼室劉氏皆贈秦國夫人公四男
子震敷武即即死事建寧寨者也霖鄉貢進士雲承
信郎震承節即皆早卒女三人適同郡鄉貢進士王
仲舉新亮何充孫七人存中見任少傅寧遠軍節度
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居中執中皆早卒師中
右奉議郎新添差通判嚴州軍州事彥中未仕安中

右儒林郎添差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守
中右從事郎添差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司差備差遣
孫女二人長適鄉貢進士王公宏次未行曾孫男三
人僕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任左奉議郎知大宗正
丞侯右承奉郎俱右承事郎曾孫女五人尚幼公天
性純孝事继母雍氏如事禮氏及死不食者數日持
身清約疾忽如仇歷事五朝忠勤一節料敵應變智
略縱橫出入數等御下有恩士卒樂為之死故能以
少擊衆轉敗為功勇于為義不見所難劉延慶之歟
公既勝虜而還行並茂林聞號呼聲就視皆以柳貫

其鬪技連數人加于橐駝之上殆千餘蓋延安綏德
軍米脂城人也公駐師命脫之將士以去我境尚二
百餘里有雜色公平護以歸他日道過延安綏德郡
人皆出迎炷香遮拜曰此楊髯耶非阿父我輩安得
生其急人之難類此帥守部使者薦公凡五十餘人
以謂有古良將之風及其歿也識與不識咸嗟惜之
公平居教子孫未嘗不以忠孝兩言為軌軸故子孫
遵行之弗失公既歿若干年少傳公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公于某郡縣某鄉某山之原以某昔者嘗銘先
秦國劉夫人墓更以見屬某雖不敏既不獲命則退

而思之自昔忠孝之家子孫相承以功名始終無愧者百不一二柳宗厚作平淮西推美李愬之功曰西

平有子朕亦有臣於是知世濟其美為時焜耀匪直其家繫國是賴今少傅公翊衛天子備殫忠勤忠肅孝恭克紹家法上所眷禮隱然為中興名臣位望之隆于前有光然而功成不矜寵厚益謙獨拳焉以先世名節不白于將來是懼某雖陋其何敢平辭銘曰

楊為顯姓 世澤以滋
別派分支 公家鴈門
由漢及唐 矣、有聞

儒學相授 位微德尊 公曰丈夫
志尚各異 我必以功 自見於世

惟時夏童 孰梁干紀 彌我西陲
幾無寧歲 公初即戎 氣已蓋眾

雙帶兩韃 射則命中 鏖戰腥羶
采踐斥鹵 固敵是求 計不返顧

公身居先 將士內激 凡師所臨
當百以一 料敵制勝 不愧古人
機變橫出 捷若鬼神 晚佐永興
遭時艱虞 連城不守 援絕勢孤

人或謂公 子盍去諸 公曰國恩

必報以軀 帝為嗟悼 告弟疏榮

熟慰忠魂 公有孝孫 孝孫翼

位在九棘 勲名孔昭 恭順靡忒

光大厥家 未見窮已 天其賚公

孫又有子

宋故敦武郎知麟州建寧寨累贈太師秦

國公楊公墓碑

楊氏望于關西由漢魏隋唐以至

國朝世胄聯延列第分坊溥黃襲紫人物門地之盛

莫與比倫支分派別散居四方自公曾高而上皆奕

代郡遂為代之崞縣人公諱震字其明經上第歷

保定清源二縣主簿已而挂冠恬養丘園終承奉郎

賜五品服諱日新者公之曾大父也年少有聲九上

禮部再舉明法中第歷臨晉孟太谷三縣主簿賢而

有吏能為忠宣范公所器以宣德即致仕累贈太師

代國公諱仲臣者公之大父也公之考諱宗閔少讀

書有志節嘗曰吾祖居鄉閭歲饑發廩粟輕償速售

俾糴者自操斗斛不問折閱闢邑庠延鄉先生教授

邑予論者以為功利及人宜有後吾意丈夫當以功

名自見章句之學不立以發身成業既而以材武絕
倫試藝殿建出衛士右

神宗皇帝偉之補三班借職歷事五朝名聞西北二
邊建炎中金人犯長安守節以死終武功大夫貴州
刺史永興軍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累贈太師魏國公
公勵于學能文善書精騎射質貌魁偉沈塞有謀魏
公在諸子中特奇之既冠從戎以斬馘功補三班差
使調河東經畧司指教遇其下有恩且誨且勉閱試
中程者多部刺史交薦之秩滿改授慶州監酒繼授
安邊城巡檢太原帥薛嗣昌遣將自豐州寧邊保寧

等寨進討西夏公隸嵐石路軍馬來承慶至岷沙流
遇敵斬首三百余級進至傾吳堆盤生擒酋長屈闌
復斬級二百以功轉三班借職官制行改承信郎人
有致饋於公者公謝之饋者曰我輩願效之何嫌公
曰始吾父命之名實慕漢安平公侯以清白遺子孫
且曰尔勉之無爽四知之戒自是吾守此言如護頭
目今尔以無名之賜加我其可乎及代城民裒金以
贖曰惟公我輩無噍類公一無所受政和中

朝廷議復減底河命河東帥任熙明會合諸軍自晉
寧綏德兩界分討將校驍勇者咸在公居邊中賊據

山為城下瞰我師動息輒為所得諸將三却尋募能
土工者穴城師再進角樓自墮公率數輩拔劍先登
斬擊十百人大軍乘勝平其城上功第一遷成忠郎
宣和初河東帥秦公元平定軍訓練軍馬三年方臘
盜據杭睦朝廷命姚平仲為都統制征之公逆折可
存自浙東追擊至三界河鎮與賊遇斬首八千餘級
追襲至剡上虞天台樂清四縣取韋羗朝賢六遠三
洞至黃巖賊徒召師囊擄斷頭山扼險拒我前輒下
石死傷者衆累日不能進可存問計安出公以輕兵
緣山背上乘高鼓噪矢石交發賊大驚潰復縱火自

衛公曰机不可失也乃被重鎧皮袴褶與敢死士履
火突入生得師囊乃梟賊首三十餘人復有虜余大
翁者以萬衆圍永嘉踰月公逆平仲可存兼驛真宗
朝久宿衛立邊功一日以偏裨從大將北征會天晦
冥失道至北海有老人持舟渡之且授以乳香云服
此可不食皇祐中從狄武襄公征儂智高有功遷澧
州總管平贈太保勅葬開封之沙臺號喫香劉太保
父居易守忻州終供備庫副使母王氏封壽安縣君
夫人供備之長女也自幼淑惠供備鍾愛雜其配永
興路步軍副總管楊公宗閔初仕為三班借職供備

一見與語奇之曰將帥才也以夫人歸焉夫人之婦
楊氏事姑擅夫人甚謹侍疾不解帶不頃刻去左右
輯睦宗族遇其下有恩喜愠不見于色而家事井井
皆有條理總管公以忠義自將躬冒矢石聞命引道
或不介而驅視骨肉如路人不少牽制居無事時夫
人率勉之赴公不以私事一毫累其心故堅決若此
夫人早通群書及內典得其大旨敏識絕人義所當
為斷然不惑

朝廷之復燕山也總管以河東第三將駐軍靜塞城
且訟檄武州時常勝軍五百人實散徙苗靜塞官吏

失賊廩無見糧至質衣以食夫人語其子寔曰燕人
陷虜踰二百年今始歸朝而郡縣無以給其食至凍
餓豈人情也哉命捐私藏數百斛濟之悉賴以全活
自是夫人之譽溢于邊境建炎出征決策取勝其得
居多志在五名不苟求富貴浙東賊平折帥奇其材
欲以子女通婚公謝之或曰折氏求子非子求折氏
公曰不然吾祖皆以器業自奮安能倚姻家幸進取
非偶之譏嘗自謂吾平時所為未嘗有一事不可語
人者其刻厲堅正若此建寧之禍公之子存中從征
河朔獨免于難今為少傅寧遠軍節度使兼領殿前

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累贈公至太師秦國公祖妣
檀氏雍氏妣賈氏劉氏配董氏繼室張氏俱贈秦國
夫人男四人少傅其長也居中執中從父戰歿彥中
未仕女二人長適鄉貢進士王公宏次未行孫男三
人僕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僕右承奉郎僕右承事
郎孫女六人長曰洞元嘗適右宣教郎直祕閣通判
湖州軍州事劉正平夫歿棄俗為道士年十九卒詔
贈冲妙鍊師餘在室少傅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
于吳興武康縣崇仁鄉楊村翔鳳山之麓張夫人祔
焉一日僕以少傅公書來請銘某得公行實讀之三

復慨歎嘗觀韓愈為田洪正作廟銘載詔語曰維洪
正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文辭至
今焜耀簡冊今魏公與公挺身許國出萬死一生之
計英烈凜然精爽如在與日月爭光可也豈田氏父
子所得比耶宜得一世名儒發揚遺懿閔大俊傑與
韓子相後先而少傅屬銘乃逮不敏非理所宜既辭
謝不獲則又惟念少傅身衛社稷為世寶臣南渡以
來首拙強敵以寬主憂幽閨婦女皆能道之祖孫三
世勲德之茂前古所無及茲升平帝眷有加位列九
棘寵數優異蓋事之祿抑又知天之所以報公父子

其在茲也降及諸孫俱勵于學俟以藝文取高弟兄
弟彬以切以磋以亢其宗光大未艾豈人力也哉
豈人力也哉某誠固陋然此而不銘尚誰銘之曰

岳：維公 慷慨即戎 沈毅偉傑

並習父業 急病遜夷 不見所難

與敵周旋 人後身先 爬沙滅底

擢鋒陷堅 義勇冠軍 威名乃宣

東南承平 驟罹寇驚 既蹂杭睦

連城巷突 公佐主帥 往靖東浙

披山剔洞 破其蟻結 維其黃巖

別酋固拒 憑高下石 士卒返顧

公以輕騎 出賊之背 揚旌噪呼

賊大驚潰 乃被重鎧 陷火突入

生致渠魁 僮不得逆 逮后建寧

虜啣宿冤 擣虛縻至 叩城有言

爾父迫我 掩我骨肉 亟以城降

尚貸尔僇 公曰此身 唯國是許

不以膏血 為尔釁鼓 于時寨兵

僅餘老穉 感激聽命 有死無二

人誰不死 公死何尤 有臣若斯

不為國羞

天監在下

報爾子孫

世公世師

有耀其門

我作銘詩

大書深刻

用侈厥慶

詔于罔極

宋故恩平郡夫人劉氏墓碑

紹興八年冬某待罪史官執筆螭陛而殿帥楊公每
相遇于東廡下意色款、不相鄙夷明年春見語曰
存中逮事祖母恩平郡夫人蒙教育之恩甚厚葬十
年矣而碑銘未立私心慙焉敢以累子某曰公家世
忠孝聞于三晉而公復以勲績被罷遇致位通顯益
大厥家具紀述先懿宜有人顧安取此然不得辭既

而觀夫人行實而感周南之詩婦人能勉其君子以
正事應書法謹叙而銘之夫人姓劉氏其先居相臺
後徙開封遂為開封人祖斌事

星馳解之且白大師貸脅從無知之民不可以數計
師還諸將請優加褒異特進五階至脩武郎叙遷敷
武郎知麟州建寧寨建寧戶雜蕃漢器訟難以理曉
公剖決曲當上下悅服至不忍欺初契丹驍將小護
虜奔于西戎居清肅河清軍招集散亡雜西北胡羌
衆十數萬破豐州攻麟府城寨魏公統領麟府路軍
馬屢推敗之盡得其父母妻子靖康初金人圍太原

冬十月驅幽燕叛亡與夏人奚人等兵大至建寧既
合圍護虜叩城語公曰尔父奪我偏頭獨運之居又
敗釜竈山掩我骨肉吾忍死至今爾舉城降吾全汝
軀命不然皆壅粉矣時寨兵精銳悉從折可求死于
交城之戰所餘纔老弱百數守志弗堅公毅然曉衆
曰汝等父兄俱死於敵於汝為雖不待吾言而後喻
也上報國恩下雪親寬在此時矣衆乃聽命日夜奮
厲縱城撓賊斬獲甚衆賊怒濟師急攻閼旬城中矢
盡公嚮麟府再拜訣曰兒報國以身不得復為孝子
矣左右皆泣下不忍仰視頃之城陷公揮短兵力戰

歿于闌闌時十有八日也年四十有四二子死之闔
門俱陷于城初魏公聞建寧圍曰吾兒死矣其忠勁
類我已而果然公熟古將方略能伺敵情每從魏公
初總管為永興副帥金人長驅河東郡以城降者過
半永興可虞俾夫人携家之蜀夫人執義不從總管
曰吾知死於此然不可以無後以百口累夫人夫人
泣涕訣曰百口責在我君無顧家受國深恩無臨難
苟免永興陷總管以死節聞夫人號慟不自勝既而
曰吾夫得其死矣未亡人復何憾時道梗多剽殺行
次成州粵亭縣尉郭先 夫人所齎厚與盜劉敢戰

以兵圍之敵戰騎卒有嘗隸總管麾下者語其徒曰
此長安楊總管家屬無輒犯也衆皆竦然夫人抗聲
呼敵戰曰劉侯尔名將家子今舉義當為王師無久
在草莽隕其家聲敵戰蓋太尉劉發之郡從也感夫
人之言流涕再拜請姑事夫人且願因夫人求受節
制于成州夫人遣寔以其情告成守曰必許之外可
無寇內益勝兵一舉兩得成守以為然既而謂僚屬
曰楊夫人果免于難雖古智謀之士何以加至興元
聞孫存中扈
駕南巡屢立戰多喜曰吾孫幼不凡固宜有此我當

犯鋒鏑趨

行在所翼一見而死願畢矣明年冬發三蜀閱半歲
會存中于建康是秋遽以疾終實建炎三年八月二
日也享年六十有三累封至宜人以存中追贈恩平
郡夫人存中以具年九月十日葬夫人于建康蔣山
西草堂之原男四人曰震敷武郎靖康初知麟州建
寧寨夏人與契丹將小護虜寇河東死于賊追贈太
師次曰霖鄉貢進士次曰雲承信郎皆早卒次曰寔
承節郎後夫人一月卒女三人適鄉貢進士王仲舉
靳亮何充孫男七人長曰存中歿前副虞侯保成軍

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武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戶食實封二百戶次曰居中執中皆從其父死難曰
師中秉義郎曰彥中安中守中皆承信郎孫女三人
長適鄉貢進士王公宏次未行曾孫三人曰傑成忠
郎閻門祇候曰傑曰傑曾孫女四人在室嗚呼恩義
相勝平時士夫處之猶以為難而夫人判之於倉猝
擾攘之間不失其正名到于今伉儷俱榮斯亦奇矣
論者以是深歎之至孫鼎貴聞閩東來僅如其志不
克久受鍾鼎之養事為可矜豈為善之報不于其身
于其後人茲可信耶銘曰

夫人之德

式是嬪則

恭順且直

以嚴其身

有彛有倫

壺政以振

允毅揚公

秉心恪忠

國爾忘躬

聞命引途

不介以軀

何有厥孥

夫人暨

克相君子

惟義所止

生死之訣

雖古猛厲烈音

志義或蹶

曾是閨門

謂此斷恩

慷慨以論

聲實播聞

縉紳云々

有苾其芬

夫人來東

孝孫之從

受養則豐

惟時孝孫

日侍帝閣

帝頌為溫

車服煇々

歸奉燕喜

誰具有此

曾未更時

壑舟已移

孝孫孔悲

惟積也厚

厥報未究

以溢我後

迤々新岡

川流泱々

慶如許長

苕溪集卷第四十八

苕溪集卷第四十九

墓銘

吳亦虛墓誌銘

故將仕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吳君諱橐字亦虛
 世為吳興安吉之梅溪人贈尚書都官郎中諱某之
 曾孫贈通議大夫諱某之孫刑部員外郎諱某之子
 也此角警敏博辯父客異之稱奇童既冠游太學試
 選屢優兩薦不第以刑部致仕恩筮仕調歙州黟縣
 主簿未赴用薦者監明州茶場半歲負省授江寧府
 上元縣尉秩滿辟今任君遇事明果雖小官所至不

苟上元民佃官田出租歲久會有獻言者下郡邑責其直歸縣官府帥妾君曰是奪民田也恐非朝廷意公近臣宜有建明未幾果罷民負財結怨或以老幼死相誣陷君為條畫禁止華亭妾男子稱得天書斬上聞部使者遣吏至邑令已下端妾聽受君獨却立不拜發緘果謬聞者咨重以政和六年七月十二日卒于官享年四十六妻臧氏一子曰道衡一女在室將以明年某月甲子葬於梅溪某山之原其叔父某以君名位不振無以斬知世之達人大官屬同郡士劉一止叙次為之銘一止與君俱受室于臧知君

宜詳嗚呼亦虛俊才如王褒論議如賈生風度夷曠如晉宋間人物於文無所不能于百家諸子之書靡不涉其流而獵其英尤工為詩引類託興氣質高妙配古作者凡其志與能視古今聞達者無所愧焉而止于是耶余非特哀君為天下惜此士也悲夫銘曰

尚迤迤

川靡

君已矣

尚有子

吳君平墓誌銘

府君諱槩字君平其先事吳越錢氏家安吉之梅溪後徙居烏程曾大夫琰以其子通議大夫知幾累封

尚書都官郎中大父惟幾考景元皆不仕君年七十
有九紹興十年十月某甲子以疾終于隱居之廬與
有日其子宥屬余志其墓余先君吳出也且為世姻
義不得辭始君之考有潛德隱行名于鄉曰居士獨
喜交四方之名卿賢大夫舉酒賦詩樂以終其身君
與昆弟奉觥饋治觴豆無虛日郡東北距城五里曰
毗山下臨大澤耕者得斷碑蓋唐天寶中隱人吳筠
所居士以為茲山復歸吳氏我豈其後身意樂之
會歲大饑流亡相踵富人匿財公私之役皆廢而游
手不得以力食居士命築館于山之麓曰食數千指

初莫喻其意君蒞後以時飲食之不加程督居士喜
曰惟汝知我館成以授子孫俾肄業其間居士泛舟
往來勞勉學者余幼學與游處焉知君之為于事親
自茲始也君少慕祿仕讀書甚苦忘寒暑飢渴至得
疾母夫人憂之見于言色自是少間昏定之餘猶夜
諷不輟既丁內外艱則慨然有棲遁之志吳氏故饒
于財宗族居城西華屋相望歲時燕飲列肆歌舞君
弗好也曰吾知山棲之安而已有先君子之築廬所
嘗賑饑者在焉他日携家往居之益葺榛莽廣室宇
崇壯閎遠則加于昔名其堂曰手澤刻居士遺墨壁

於左右朝夕對之植香草名木其下又以為幽閒靚
麗之觀閱若干年而後歿其志不已得乎自奉甚約
一錢不妄費赴人之意惟恐居後宗族無親疎其貧
不能衣食婚姻與其孤甥之無以自存者稱多寡周
之至供塋域祭祀之田有不給釋氏之宮先世所建
立而剝缺頽廢不克扶持者則身任之不少斲里人
貸錢數十萬而死其孤存焉折券不問故人之喪二
十年不葬或者以告則徃吊之且遺之金他皆類此
宥以明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于梅溪之東五里考居
士之旁相拒二百步室徐氏姑蘇人朝奉即瑗之子

先君十年卒至是合祔初葬徐氏日者以卜不吉將
求之他君曰近先隴我之志也吉熟加焉男三人定
宥守女五人適光澤丞沈暉進士徐大鼎楊彭年周
愬徐昌言孫男五人仲立仲經仲達仲述仲惠孫女
八人得婚者三曰張頤曰徐預曰莫大受皆進士曾
孫男女各二人君三子皆克家且致志于學藝業可
觀定三舉于禮部不幸死矣守未冠薦名鄉書其誦
習之暇佐治生產俾君安居享高年之樂者宥也銘
曰

維士出處各異岐 得志而樂古甚稀

軒冕富貴孰不宜
大澤之北山曰毗
吾先君子意所私
並糴榛莽開巖扉
高堂突兀凌煙霏
此生有同露朝晞
維君純儉孝且慈
有子十八能誦詩
流澤演迤行見之

吾恐是中有駭機
嵯峨上有吳筠碑
慨念逸軌不可追
要令全家居翠微
手澤足慰無窮思
身意兩適如君誰
不肯俛仰受世譏
掇拾青紫當若遺
謂余不信稽此辭

莫國華墓誌銘

君諱庭芬字國華湖州烏程人曾祖敵祖抑皆晦德
不仕父侗右迪功郎封州司理叅軍君自幼穎悟種
學績文未冠入太學與一時俊彥爭名場屋間籍籍
有稱政和六年賜上舍出身調單州成武主簿君初
仕屬時承平久憲綱稍疎姦貪肆行上下相冒嫉之
會拱輔宗室子受賊覺尋竄匿部使者委君治既而
有所親望欲中輟君督捕益峻竟獄乃止金鄉令不
法為氏所訟邑人以君能竟措獄乞委君問狀辭連
部使者且見禱君笑曰吾豈可私撓哉卒以實聞任
滿陞從政即授黃州黃崗縣丞以父憂去官哀毀盡

禮鄉里稱焉既免喪十年不赴調或勉之則曰仕本
為親吾忍死至是尚何求族父大卿公哀其志以澤
逮泉壤感之君勉出調平江府錄事叅軍因自喜曰
此吾盡心之所也夫獄人命所繫死者不可復生事
至重也而典獄之官貪者顧金錢巧者弄文法至其
謹厚廉潔者又常患不通事情混然無章聽以一律
甚者權移吏胥攬成案書名而已嚮吾攝治某事頗
自謂無愧今真為獄官矣其敢不盡心每夜分錄囚
事無鉅細躬自訊鞠有葛卞者盜葛亮告身至三還
其官犯法下吏更二獄不承廷尉檄君治一見得情

叩頭伏罪君明敏絕人而濟之以恕視食飲之節不
加楚毒強盜應死二人將即刑謂獄吏曰令我謝錄
事而死其不寃可知 朝廷遣使宣諭江浙使者以
事屬君，條畫盡公不當其意怒見于色既乃省文
書得君廉謹狀歎曰吾幾失此人 車駕巡幸以應
辦肅給遷文林郎終更用薦改宣教郎授常州宜興
縣丞待次里間紹興九年某月甲子以疾終于正寢
享年四十有九君初得疾遽乞致仕願以恩追賁其
父不報諸孤以其年十一月甲子葬于歸安縣至孝
鄉施渚方山之原娶吳氏先君七年卒男四人澈測

潛潛澈早亡潛中八年進士弟女一人適右迪功郎
沈正邦孫男二人杞隸孫女一人君之在母司理夢
異人授梵僧像既寤而君生君性冲澹于物無所甚
好自居父喪多讀浮屠氏書一日得色空之說於夢
寐間有契于心作為詩頌辭旨超詣不類疇昔屏嗜
欲薄聲利官舍蕭條惟一僕自隨人知其宿植有異
也然于世故所當為者未嘗不盡遇宗族以恩與人
交以信平居慈祥常恐一語傷人至臨事毅然守正
不隨俗悅仰軍興以來衣冠流離有急叩門無爰吝
意資遣幼妹為擇良婿踰于已女聞者義之晚教子

甚焉所與習業必時之名士親戚子弟有來學者必
諄諄焉誨之潛遂以弱冠登科君雖不遇實有以慰
其心者為善之報豈偶然也哉君于余為姻家而余
與君游始自鄉校時余壯而君尚少也或謂余莫子
循寡笑與言則有當其靜重如老成人吾不憂
其有失德而懼其不克年也今不幸而信悲夫銘曰

君自弱齡 實富於藝 于彼西靡

得雋屢試 仕不苟全 志行孤厲

姦貪病民 橫肆齧噬 墮于憲網

百不一二 我豈忘怨 覆出可畏

惟法之公

何憚大吏

慘彼行獄

人命所繫

鞠訊弗躬

枉直倒置

我心泓澄

如水在器

辭見情得

曾莫散散

惟君之生

在母有異

見色明空

悉感夢寐

眇觀世間

福不盈皆

謂生若浮

何有聲利

君雖位卑

其得超詣

我作銘詩

以詔來裔

江仲宏墓誌銘

余從妹之夫江君寓字仲宏年六十有二紹興十八

年七月某甲子卒于官舍以其年九月某甲子葬于
湖州烏程縣澄靜鄉鄭村某山之原再歲其孤請銘
所不得辭江氏世居衢之開化仲宏之高祖諱鈞任
諫議大夫為時吏師曾祖樞祖洎父法皆以世祿得
官母趙氏系出玉牒封宗城縣君仲宏幼穎異有識
趣數歲而孤自念吾母以已為命益致志于學未冠
遊太學試選屢優見推輩行其文粹而雅實深于經
累舉于禮部乃不得志歸以所學教授弟子以養其
母且訓其子為孝為忠言皆可則初自太學聞東浙
有寇難亟棄藉歸奉其母居儀真後遷居吳興歲久

益困以特恩試居前列授登仕郎調貴州推官廟堂
故人以其母老難于遠適改除監通判支鹽倉處貧
吏贖貨之地仲宏凜凜如水霜囊無一錢之儲部使
者列薦于朝尋以憂去服除陞右從事即調鎮江府
金壇縣尉位雖卑有憂民之心將受代得疾請致仕
以卒恩遷右宣義即自君之來吳興也余始獲拜宗
城君于堂上初未知其為宗胄也吾妹在傍鉅細必
稟至米鹽靡密之事徃復問詰婦姑怡怡意色相授
且順且慈察其服用飲食簡陋之狀雖妾人子有不
堪者余心愕焉容貌加肅生于坐中既又察之仲宏

之愛其親也篤而吾妹奉以周旋故上下能相親且
有禮也至其儉勤實出天性仲宏二子曰岨岨皆舉
進士一女尚幼江之源出于岷山分于岨岨仲宏以
命二子欲其不忘本始益疏而大之也余每見二甥
清矚可憐言必道先訓誠有意于學者服母喪旦暮
號泣血溢而皆仲宏調官輦轂僅留千錢為二子糝
鹽貴比其還也二子復歸之余以是歎仲宏之有子
其必為君子之歸也銘曰

嗚呼仲宏

閔遠駭厖

積慶之源

有如此江

行而疏之

遠乎大哉

我諗之銘

以詔嶭峽

丁居中墓誌銘

君諱安義字居中湖州德清人丁氏之先散居濟陽清河陳譙等郡至漢名固者仕吳為司徒卒吳郡之武康子孫家焉武康至唐分為德清而丁其著姓云君之曾大父夢徽隱德不仕大父珙贈中奉大夫父維以進士起家仕至中大夫歷守邠光二州以卒贈特進妣朱氏鄉先生祕書丞臨之女贈吳郡夫人君以特進任為從事郎監吉州酒稅歷淮西帥司屬

官潭州南嶽廟用薦改右宣教郎知秀州海鹽縣丞通判韶州紹興二十一年正月壬辰終于家享年五十有五累階右承議郎賜五品服以其年四月辛酉

葬于烏程縣平山村裏搖塢之原君少警悟強記憶出入書傳喜論道古今既筮仕並習吏道心計絕人初為吉之筦庫鈎校有方累政所負不數月悉償之課更奇羨郡士以學舍庫陋請於郡欲更諸冗奩且屬君護作量功命日規制既定會

淵聖皇帝踐祚詔罷土木之役君會校官弟子語之曰聖天子愛民而息役懼有以傷之也而學之不

建則為郡羞吾欲無勦民動衆而卒成之何如于是
白郡以貧富者十人為學職而屬後焉又託召市僧
悉告之吾欲平直而貸尔半物之至於我乎取償一
不以委吏皆曰唯未幾材用豐辦學成壯偉為江
右冠士大夫以是多之廬陵令闕委君攝治君質明
坐朝上訟訴至千牘應聲剖決事皆得情未鋪庭已
空老吏畏服姦欺屏迹治以最稱其在海鹽也遇歲
大旱復民租十八而和糶尚存君語令曰歲惡常賦
且弗充不應復有和糶使上官怒吾身任之檄屢至
君抗論反覆卒賴以免旁縣有積冤不伸往請于

上官丐從丁君決之民信服類此邑有陶涇溉田數
百頃歲久湮塞旁大姓以陰陽家不利已輟沮止不
克濬治逮君蒞事莫敢有辭濬之如其舊自是並涇
高仰之田無旱歲邑子作陶涇行以美其勤君嘆曰
興民之利而除其害以為已當任者古之吏也矧陂
澤廢興所繫甚重見于民謠鮮不由此若召父杜母
與壞陂誰翟子威反乎覆陂當復至託言于黃鵠豈
不以利害所繫為不輕耶吾位卑力微藉衆以成且
為利不博何敢自功論者並嘉之君性鯁亮以氣節
自許與人交一語道合握手出肺腑有不合雖鉅人

長者弗為屈異時廟堂故人数問君無恙不一往見
之居家孝友周遠近親黨之不能婚姻喪葬者無所
愛恠於教子尤力建家塾聚書萬卷館名士與子孫
遊自罷官海鹽乃澹然無仕進意或勉之則有甚難
之色愛平山川巖之勝築室曰蛻廬間與賓客嘯詠
其上徜徉忘歸躬治窰域垂二十年是為君之歲配
莫氏封孺人男四人雄飛左從政郎泰州興化縣令
時飛冲飛舉進士幼未名女六人適左承議郎主管
台州崇道觀沈介左迪功郎新廬州學教授王彥
舉登仕郎俞子陵餘在室孫男三人炳煜燁孫女一

人君既葬雄飛袖書請銘于余辭旨懇到既又出君
壻尚書郎沈君之狀紀君行實有典則余三過讀之
謝曰先大夫與余同里閉為姻家其相知宜詳然余
老而心志耗昏目視賢一遇時有小疏述命見輩執
竿續占授首尾不相顧或遺落失次第尚何能發揚
先德之懿雄飛請益堅所不得辭銘曰

結駟飛車

九軌之途

未極所如

有掣其驅

截蛟斷犀

太阿之利

小見其割

匱弗卒試

繫能者人

不能者天

君公矣為

有銜下泉

流澤茲始

其後必侈

我言曷以

君有才子

吳公擇墓誌銘

紹興二年正月甲子吳君公擇以疾終于家明年四月壬子葬于吳興之安吉曰銅山鄉俞塢之原君之子罕過余門纍然深墨拜且泣曰先子既克葬矣隧未有銘託子文以不朽且先子之未屬纊也馳書命罕卜歸葬之地曰必得良山初不言有疾若罕時攝

官旁近私心駭異將請急以歸問所以然未行而訃至距遣書讎十日云罕不敢即死者以窀穸之故屢卜而後得之則如先志焉獨潛德不白于後世是懼余于吳氏為孫甥從游君父子間有年矣知君宜詳抑聞罕之葬其親蒙荆棘沐風雨躬窀穸廬舍之後其事良苦又聞之焉懼其親之名不傳察其志為可哀余何敢以荒陋為辭按吳氏之先事吳越錢氏家安吉之梅溪君大父徙烏程實始為烏程人君諱某公擇其字也曾大父琰以其子通議大夫知幾累封尚書都官郎中大父惟幾父景元德行見推鄉里稱

居士母夫人周氏居士薄聲利樂燕閒與賢士大夫
游洽觴豆速客幾無虛日年踰七十以樂終君與昆
弟奉承唯謹自始及終無纖介可恨宗族稱焉君性
警敏少嗜書善屬文及冠走京師與英俊並游場屋
雖不偶人以為能了內外艱終喪如礼自是絕意科
舉或勉之則曰祿不逮親矣尚何道教其子甚嚴朝
暮課試不憚寒暑故罕自幼及壯無他師藝業絕人
有稱太學再與薦書餘子以屬罕曰吾惟汝之責其
後次子冠亦肄業嘗與計偕士友歆豔以君為有子
君素不喜殖產當居士夫人無恙時謂不應有私財

他日昆弟析異君不視券不問多寡獨以所應得易
先世藏書且將以貽後人繼前業也既久生理稍艱
家人輩以子孫為言君誦疏廣並過之語告之頗好
客不倦以詩酒相娛樂晚歲益篤人謂有居士之風
享年六十有五平居未嘗有疾一日微熱調護家人
方進藥若曰少頃之吾就寢焉語畢已瞑目矣娶曾
氏生四子罕以陪屬出疆授從事郎調臨川金谿縣
尉次宜冠憲後君二十日卒女五人適奉議郎無為
軍司錄事闕眷進士袁安中莫才彥餘二人在室適
闕莫者前已孫男三曰述曰大同曰逮孫女五皆幼

君姿貌魁偉慷慨有氣節言論少所降屈往々忤物
久自知之宣和間官吏訪求花石君所居有名木黃
封其上且責守護君曰

主上神聖寧復有此蓋倖臣所為遂伐去之銘曰

靈之歸

銅山隅

曰良岑

鬱不孤

視培塿

皆僕奴

前左澤

下繞廬

靈所欣

後當腴

福而門

大厥初

誰云者

古青烏

叔父朝請墓誌銘

劉氏出自祈姓陶唐氏之子孫曰劉累者以擾龍事
夏孔甲為御龍氏自商歷周為豕韋為唐社在晉為
士在秦為劉浚徙魏徙豐曰豐公者名仁漢高帝祖
也漢子孫各受封曰彭城曰中山曰京兆曰丹陽與
高平東海長沙平原廣陵南康范陽宣城等郡皆所
封之地子孫家焉唯彭城由高祖六世孫宣帝之子
曰楚孝王囂者實始受封後漢司空愷囂之四世孫
也晉司隸校尉訥愷之六世孫也其裔孫德威為唐
刑部尚書生審禮封彭城公子孫以文學政事名于
時如知章知幾輩不可槩舉公之先實自彭城五代

時避亂徙吳興迨悔不傳其名稱有聞與墳墓存焉
者諱權諱潤諱泰諱昉諱逢至公為六世云公諱拱
字持道實為郡之婦安人祖以伯祖雜端諱述累贈
至尚書刑部侍郎祖妣吳氏濮陽郡太君父任太子
中允以兄朝議諱損及公前後累贈至光祿大夫母
吳氏新定郡夫人前母吳氏信安郡夫人公生五歲
而孤雜端公為擇師教焉嗜學自立不類兒童弱冠
薦名鄉書鄉先生祕丞朱公臨見而異之諫大夫陳
公瓘初為郡從事教授諸生時郡學肄業數百人一
日較藝以公為第一且相器重俾領袖學者凡與計

偕者三試于禮部者六卒不得一第崇寧五年春以
特奏名授汀州文學時年五十八大觀二年冬調漢
陽軍漢陽縣尉任滿以捕寇賞改承務郎轉承事郎
授密州高密縣丞未幾就除通判饒州終更造朝除
監明州舡塲未赴改授通判嚴州閱歲乞閑除主管
亳州明道宮江州太平觀紹興五年公第三子寧止
任權尚書戶部侍郎公自以再世服官率不過刺史
郡守令子為侍從分當止足遂告老于朝自承事郎
以年勞致仕及遇

淵聖皇帝

今皇帝即位需澤序遷 明堂禮成寧止初除徽猷閣直學士恩封凡八轉至右朝請郎賜五品服在漢陽時太守游公酢雅聞公名禮遇甚厚且薦之于朝不果召高密令瀆貨秦法公數與爭民賴以不擾其後令以墨敗辭連僚佐公獨無所與鄱陽歲潦穀貴流者相望公攝郡事營屋廬發廩粟居養之全活以萬計 朝廷得民謠下使者問狀公數以職事忤使者匿弗以聞公未嘗有愠色時興崇老氏教其徒頗肆郡僧有得廢觀為寺者繕葺殆數十年至是奪之既又欲并得後所殖產使者以朝命屬公有碩望意

公曰我不敢私卒沮止之後人更定無能易公議者其守道不回類此紹興九年二月某甲子終于嘉禾郡舍壽八十有五以其年九月丙午葬于烏程縣澄靜鄉即村某山之原配真氏贈安人男四人恭止早亡勤止右從政即江淮荆浙閩廣路經制發運司主管文字寧止徽猷閣直學士左奉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爰止右迪功即監潭州南嶽廟女一人適右迪功即監通州支鹽倉江寓孫男九人巖嵒嶷嶢嶠峻岫岵嶮孫女八人長適右迪功即臨安府臨安縣主簿范壽卿次適進士陳如雲餘尚幼公性質直不為

表襮樂道人之善若已出于書無所不讀自始學至
老且病未嘗一日廢卷所論著多尤工於詩後進經
公指教者無慮數十輩皆能有立政和間公三子賓
于太學悉以文稱寧止射策廷中極論時改闕失無
所諱避 天子嘉之擢居甲科名聞天下由天祿閣
尚書即為監司郡守入居法從率迎公之官安輿往
來左右就養頤指無闕遠近歆艷以為教忠之報宜
有此也晚歲康寧視動言聽如中年時一日語家人
曰吾大數垂盡自此不過兩旬決耳寧止方守嘉禾
怪其語無從亟上疏乞奉祠以歸此得請則公疾革

矣真氏楚之山陽人贈金紫光祿大夫鎔之曾孫贈
通議大夫晃之孫故進士元矩之女以賢行聞于鄉
閭奉祭祀教子孫率有軌則相其夫以義先公十四
年卒蓋靖康政元二月某甲子也享年六十有九公
葬乃從安人之兆至是合祔云公于某為叔父某從
叔父學粵自少時負笈游京師與居里閭自念其孤
侍叔父之日為最多歲時舉酒壽叔父喜溢于色已
而感焉則仰視眊々惟恐泣之緣睫而墮也余叔父
復棄諸孤某老矣苟生奚為哉勤止等見屬以銘所
不敢辭銘曰

嗚呼公乎學無愧於古之人自視曰不足仕弗
克償其志自分為有餘至于身報之豐雖當世
所謂富貴利達者曾莫及其髣髴則夫身之遇
與有子之福孰少孰多吾不知為何如也

宋故右朝奉郎致仕施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某字某姓施氏湖州武康人曾大父某大父
某父某皆有潛德家素儒初未有大其門者府君教
子並力子鉅承府君志克勵于學藝業有聞丁年擢
第寔通朝籍為尚書郎三院御史未幾以御史出守
括蒼奉府君之官優游郡齋就養無闕士夫榮之閱

歲得微疾常膳少損遽謝醫且笑曰吾聞高醫能已
疾不聞能治老也既而語家人吾欲靜念空王境以
歸宿吾心毋怛吾化遂瞑不復言實紹興十七年四
月十日也時府君累封至右朝奉郎年七十有六矣
御史護喪歸鄉閭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縣之東北
太原鄉京子之原將葬見屬為之銘府君天性純孝
萬於奉親自始及終苟可以順適其意者雖躬服勞
不少懈遇鄉黨和而辨久而不媮雖復犯已不校如
初冲澹寡欲一室蕭然不設扃鑰未嘗有姬妾之奉
獨喜翻貝葉書偶方士語不則與賓客啣杯漱醪至

一斗不乱襟抱怡々人莫見具有憂愠之容振人之
急囊無由貨而鄉里言長者必婦焉配周氏先府君
若干年卒至是合祔男三人長曰鑄實任家事不以
毫髮累府君鉅其次也季曰蘊恭為浮屠氏女二人
適丁光祖陳繼孫男五曰良友良弼良臣良能良輔
孫女三適吳經沈純臣張康皆名進士張為左迪功
郎德清縣主簿曾孫男女二十五人曰沈康臣者曾
孫壻也余與御史俱為鄉校諸生晚而同朝御史
明粹簡默人也居家有曾閔之孝為吏有龔黃之政
他日自見于世又有大烏者信乎府君之積慶在茲

也銘曰

靈乎歸歎京子之原川演迤而紆餘若顧我而
欲由山周衛而叢集若旌旄之導乎前駢卒之
擁于後與鄉生而拜者茲青烏氏之卜歎曰君
所自擇也惟永寧以福于而子孫

茗溪集卷第四十九

物
海
集
四
十
九

七

正